

犯罪控制工业化

[挪威] 尼尔·克里斯蒂 (Nils Christie) 著

胡苑如 (Hellen W. J. Hu) 译

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犯罪控制工业化

〔挪威〕尼尔·克里斯蒂 (Nils Christie) 著

胡菀如 (Hellen W. J. Hu) 译

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3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控制工业化/(挪威)克里斯蒂(Christie, N.)著;胡苑如(Hu, H.)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1-23316-0

I. ①犯… II. ①克… ②胡… III. ①犯罪控制-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9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7032号

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Nils Christie

© 1993 Nils Christie

Published in Norway as Kriminalitetskontroll som industri in 1993 by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ils Christi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犯罪控制工业化

著作责任者: [挪威] 尼尔·克里斯蒂 著 胡苑如 译

责任编辑: 王建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316-0/D·34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2印张 174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由奥斯陆大学法学院资助翻译。

翻译：Hellen W. J. Hu，日内瓦。

译文点评：香港大学Borge Bakken教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徐建华助理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语言学学院语言学助理教授Susan Trevaskes。

本书的翻译直接基于英文版本，仍然感谢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教授兼所长许华孚先生在此项目初期与我们分享他翻译的繁体中文电子版。

中文版序

以前,监狱通常都建在城镇内或其边缘地带极为醒目的地方,它们象征着统治者或是统治精英们的权力。监狱和绞刑台是重要标志。

在我们这个时代,监狱变得较为不明显。它们通常看起来像是在一般民房区中的普通民房——或是在远方某处的营区。至于绞刑台,在仍然采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将其搬入如普通民房般的监狱里,并用毒剂来代替那些更明显的残酷工具。

于是,监狱及其他惩罚工具变得不再显眼,但是它们依然存在,而一些国家的囚犯人数甚至在上升。

美国是全球监禁人数最高的国家,监禁人数显示出了爆炸性的增长。在我最初撰写这本书的那一年(1991年),美国全国的监禁人数为120万人,即每10万居住人口中有482人。2010年,该监禁人数上升到230万人,即每10万居住人口中有730人。根据一些数据显示,被监禁人数的增长近年来已停顿下来。以监禁的方式来控制那么多的人口是相当昂贵的。加拿大在同一时期的监禁人数只从每10万居住人口中的111人增加到117人。监狱的运用大致是依据其价值和国家的组织方式。

相较之下,欧洲的总体监禁人数水平要低得多。俄罗斯算是欧洲国家中的主要监禁国,但是该国过去两三年的监禁人数有降低的趋势,最近的统计为每10万居住人口中有529人。西欧国家的监禁人数一般来说相当低,但英国和威尔士近年来的监禁人数却增长到每10万居住人口中155人,法国的监禁人数为每10万居住人口中111人,而德国每10万居住人口中只有86人,北欧国家的监禁人数甚至更少。

监禁人数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但是这些数字需要加以诠释,这也是本书的宗旨。

尼尔·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

2014年2月于奥斯陆

目 录

第 1 章 效率与公正	1
第 2 章 上帝的眼睛	5
2.1 独处	5
2.2 陌生人	6
2.3 犯罪不存在的地方	7
2.4 源源不绝的犯罪供给	8
第 3 章 刑罚的地理布局	10
3.1 痛苦的地图	10
3.2 欧洲——西欧	11
3.3 欧洲——中欧和东欧	12
3.4 美洲——北美洲	16
3.5 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20
3.6 思维模式的重要性	21
第 4 章 监禁人数为什么会这么少？	24
4.1 山上的聚会	24
4.2 等待痛苦	27
4.3 过去那段美好的时光——但也是一段很糟的日子	29
4.4 政治的认同	31
4.5 波罗的海诸国的考验	36
4.6 来自上层的宽容	37
4.7 处于崩溃边缘的福利国家	39
4.8 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	41

2 犯罪控制工业化

第5章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囚犯?	45
5.1 过剩的人口	45
5.2 生命的成果	47
5.3 以毒品控制作为阶级控制	48
5.4 欧洲要塞,西部	53
第6章 俄罗斯的情形	57
6.1 回家的人	57
6.2 为了劳动的监狱	58
6.3 存放	59
6.4 结核病	61
6.5 对抗的力量	63
6.6 未来的危险	64
第7章 美国——趋势的领导者	68
7.1 爱之深,责之切	68
7.2 大禁闭	69
7.3 黑人的数字	71
7.4 各州的情形	75
7.5 监狱之州	77
7.6 犯罪的解释	82
7.7 刹车不见了	85
第8章 当做产品的犯罪控制	88
8.1 监狱的自我介绍	88
8.2 私营产业的推动	94
8.3 科技方面的推动	100
8.4 监狱作为生产单位	109
8.5 对于乡村发展的激励	112
8.6 监狱对于全国经济的影响	114
第9章 相互冲突的价值	119
9.1 施予痛苦的出售?	119

9.2 警务的出售?	123
第 10 章 决定中的现代性	126
10.1 4926 位申请者	126
10.2 瓶颈	127
10.3 决定痛苦的手册	128
10.4 净化的司法	132
10.5 罪犯的合作	135
10.6 去人格化	137
第 11 章 达到的正义,或是管理的正义?	139
11.1 村法	139
11.2 代议法	140
11.3 独立法律	143
11.4 无声的革命	144
11.5 表达情绪的行为	147
第 12 章 现代性与行为控制	149
12.1 现代性的产物	149
12.2 魔鬼的衣裳	153
12.3 成长的限制?	155
12.4 工业化的谋杀	157
12.5 医学化的谋杀	159
12.6 合法化的谋杀	160
第 13 章 当做文化的犯罪控制	163
13.1 共同核心	163
13.2 法律属于社会机构中的哪一种类型?	167
13.3 适当数量的痛苦	169
参考文献	173

第1章 效率与公正

本书的宗旨在于针对犯罪控制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提出警告。它的主题非常简单,西方模式的社会面临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财富分配全面不平均;二是工作机会全面不平均。这两个问题都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潜在因素。犯罪控制产业非常适合用来处理这两个问题,该产业不仅提供了盈利和工作机会,同时也产生对于可能干扰社会过程的人们的控制。

犯罪控制产业比其他大多数产业更具优势。该产业不缺乏任何原料,犯罪的供给似乎源源不绝。此外,人们不仅对这种服务有无穷的需求,而且愿意对于所谓的安全付出任何代价。再者,这种产业不但没有其他产业通常具有的污染问题,反而被视为一种清除社会体系中不想保留的元素的产业。

在任何产业中,很少工作者会说该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差不多的规模;或是说该产业当前的规模已经够大且发展完善,不再需要继续进行扩展。为了防止被其他竞争者吞并,产业思维中已经建立了对于扩展迫切需求的这种思想,而犯罪控制产业也不例外。但这是一个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它为打击犯罪这个常被视为永无止境的战斗提供了利器。犯罪控制产业就像澳大利亚的野兔,也像挪威的野貂——四周几乎没有任何天敌。

这个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于人们相信自己正处于战斗的状态,而另一个驱动力则是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思想、组织和行为的适应。我们的司法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传统的司法象征是那被蒙上双眼、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她的任务在于平衡许多对立的價值。但如今,这个任务却受到了威胁。有一个重大的变革正在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默默地进行,该变革也为犯罪控制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增长机会。

2 犯罪控制工业化

透过上述发展,监禁人数一定会有大幅度增长。当然抵消这个趋势的力量也会存在,如同我们以下所提出的说明显示,许多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情况的国家,在监禁人数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看到,某些国家的监禁人数在不同时期显示出“无法解释”的波动。根据犯罪统计数据、经济和物质条件的分析显示,这些国家的监禁人数在某些时期原本应该上扬,却可能下降;同样,这些监禁人数也可能在上述分析显示应该下降时上扬。在这些“不规律”的现象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被视为合理且公正对待他人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会抵消“理性的”经济和产业性解决办法的作用。本书前几章将详述这些抵消力量所造成的影响。

我从上述所了解的是:在目前这个十分适合监禁人数增长的环境下,我们特别需要了解监禁人口的规模是属于一种规范性问题。我们其实具有选择的自由和义务,而且限制监狱产业的增长必须以人为的方式进行。目前急需针对正式控制系统规模的增长限度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必须以思想、价值和伦理——而不是靠产业的驱动力——来界定控制的范围,即思考什么时候应适可而止这个问题。监禁人口的规模是我们决定的结果,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只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自由时,经济和物质条件才会不受支配。犯罪控制是一个产业,但是产业必须能够平衡。本书除了探讨监狱产业的驱动力以外,也针对道德对其所持的抵消力量进行了讨论。

我这么说并不表示现代社会不关注对生命、人身和财产的保障。恰恰相反,生活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有时即表示生活在一个将法律与秩序的代表人物视为安全的必要保障的环境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所有的现代社会都必须处理犯罪问题,国家也必须投入财力、人力和建设来控制这些问题。因此,以下的论述,并非主张回到一个没有正式控制的社会生活,而是呼吁我们应该反省这个控制的范围。

在针对这些发展所提出的警告背后,隐藏着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阴影。对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Gulags)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重要认知。以前那些问题被错误地陈述了,问题不是在于:这怎么会发生?而是应该在于: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发生得更频繁?下一

次会在何时、何地且如何发生?^[1]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1989年所著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即为这种思想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现代犯罪控制系统含有某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古拉格集中营的潜力。冷战结束后经济变得萧条,极为重要的工业国家也失去了动员人民反抗的外敌。依照长久的历史惯例来看,这些国家以打击内敌作为当务之急的可能性相当高。这些西方模式的古拉格集中营无法将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完全铲除掉,但可以将其中大部分人排除在一般社会之外。他们也可能将原本应该是这些人生命中最活跃的时段转变成几乎没有价值的人生。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说过:“……在当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完全避免会有极权统治的可能性”(1984, p. 309)。我要补充的是:“现代社会犯罪的主要危险不在于犯罪本身,而是在于那些用来打击犯罪的战斗可能会导致社会往极权的方向发展。”

我在此所提出的分析非常悲观,这与我对生命中的大多事物所持的基本态度完全相反。这个分析也与美国这个令我感到相当亲密的国家有关。我曾经在美国境内和境外的研讨会及演讲中向该国的学者们提到过这个分析的某些部分,也知道他们听了以后并不是很开心。他们并不是反对我的论点,而是不高兴被视为这类国家的代表——一个极可能往我所描述的方面发展的国家的代表。然而,欧洲也极有可能追随着美国这位“大哥”的脚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警告也是一种乐观的行为,因为警告也意味着对改变的可能性有信心。

我要将本书献给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他的思想不仅对我在此所做的论述有很大的影响,他本人对我个人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伊里奇并没有写过有关犯罪控制方面的文献,但是他看到了目前的情况的根源,这其中包括:造成依赖的工具、专家们所持有的知识以及一般民众被灌输了他们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持于别人手中的这项弱

[1] 实际上而言,问题不是大屠杀会在何时或何地发生,因为它已经在进行了。西方的工业及财务政策每天都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死亡和毁坏。然而,我在本书中将焦点放在工业国家的情势上。西方国家的犯罪控制可被视为一个微观世界,我们如果能够理解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或许更能理解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所发生的现象。

4 犯罪控制工业化

点。在犯罪控制工业化的领域中所发生的现象,即是伊凡·伊里奇不断告诫的发展的极端表现。我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加入了他的主要著作,虽然本书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些著作,但还是含有这些著作的思想。

最后,针对我的目的、使用的语词和文本形式做一些解释:

我在这本书中尝试以通常被个别研究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为基础,来建立一种连贯统一的理解。有些章节或许可以被结集成不同的书籍,但我在此将它们共同呈现,主要是为了开启对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探讨。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在不受到我个人诠释的影响下,自行找出这些相互关系。我在此所诠释的资料或许与他人的诠释不太相同,但是这并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想定下结论或建立封闭的观点,而是希望在不断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开启新的观点。

关于我使用的语词和文本形式方面:一般而言,社会学的专业术语通常充斥着以拉丁文写成的概念和复杂的句型结构,好像使用日常用语会降低推论和论证的可信度。我个人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因此,我很少用到社会学术语和华丽的语词。我是为了愿意试读这本书的一般读者而写,希望读者们能够一看就懂,而不是为了以咬文嚼字的方式让本书看起来具有科学的性质。

第2章 上帝的眼睛

2.1 独处

星期天的早晨,奥斯陆的市中心似乎被荒废一般。在我到达时,通往大学四周花园的大门全都紧锁着,通往研究所的大门和我办公室的门也都锁着。这让我深信自己是四下唯一存在的人。没有人能看到我,这时除了内在的控制以外,我不受任何控制。

在以前,这种除了自己以外不被他人看到的情况很少见。我祖母的年代没有这种情况,我母亲的年代也不会如此,至少不会完全如此。然而,往更久以前的历史轨迹探索,我可以更肯定那时的人们总是受到监视,从未独处过。至少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祂或许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上帝,不但会接受一些偏差的行为,也会考虑整个情况。也可能是一位宽容的上帝,但可以确定的是,祂总是无所不在。

普通的百姓也是无所不在的。

11 世纪末期,宗教裁判制度已在法国实行。梵蒂冈的图书馆内仍保存着一些相当详细的审讯报告,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78)曾利用这些资料推理,重现了 1294 年到 1324 年间蒙塔尤(Montaillou)这个山村的生活情形。他描述了当时那里的气味、声音和社会的透明度。村里的住所建造时并不考虑隐私,一方面是受到建材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的隐私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万能的上帝看得到一切,那又何必急于将邻居挡在门外呢?这合乎古老的传统。“隐私”(private)这个术语来自拉丁文 *privare*, 与失去、被抢夺相关——也就是被剥夺的意思。因此,我就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被“剥夺”了,在大学所有深锁的大门内完全地孤立。

2.2 陌生人

1903 年,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在柏林发表了《陌生人》(The Stranger-Exkurs über den Fremden) 这篇著名的文献。对于齐美尔而言,陌生人并不是今天来明天就走的人。他认为陌生人指的是今天到来,明天或是永远都会留下来,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人。即使这位陌生人没有离开,但他还是没有放弃选择离开的自由。陌生人明白这一点,他周遭的人也同样了解这点。他是一位参与者,也是一位成员,但是他的参与并不如当地人那么的深入,也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完全掌控。

格奥尔格·齐美尔一定会喜欢图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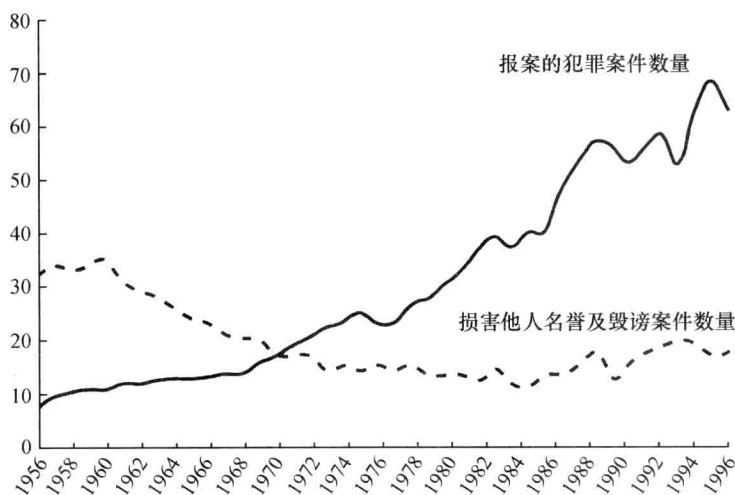


图 2.2-1 挪威 1956—1997 年间每 1000 居住人口中所有报案的犯罪案件数量, 以及每 10 万居住人口中损害他人名誉及毁谤案件数量

图中急剧上升的实线,显示挪威从 1956 年到 1997 年间每 1000 居住人口中被警察调查的所有犯罪案件。在大多数工业化社会,这显得相当平常。按绝对数字计算,所有的犯罪案件从 26 140 件增长到 272 651 件。另一条虚线表示损害他人名誉及毁谤的案件,这些行为在我的国家依然被视为一种罪行——由于该案件相当稀少,因此,以每 10 万居住人口计算,而不以每 1000 居住人口计算。我们可从该图中

观察到,这条虚线与实线呈相反的趋势。过去的35年来,损害他人名誉的案件大幅下降——按绝对数字计算,已从1103件下降到745件。

我的诠释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并非对彼此更为和蔼或是在尊重他人名誉方面更加小心。总体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自己所受的损失不大,名誉受损不再被视为值得到警察局报案的问题。现代社会中有许多的相处方式——有时是刻意的有时是随意的,而这些相处方式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他人不再如以往那么重要。现代社会的人都是独处的——也就是具有隐私的。即使我们对周遭的人有所了解,这些了解也相当有限。我们也可能处于那些我们知道可以随时离弃的人们之中,或是处于如同上述那些随时可以离开我们的陌生人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名誉的损失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我们生命中的下一站,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是谁。但是,如此一来,周围的环境也丧失了一些对我们的掌控。于是,显示所有被记录的犯罪的实线就更加上扬了。

2.3 犯罪不存在的地方

有一种看待犯罪的方式,就是将它看成一种基本的现象。某些行为在本质上即被视为犯罪行为,“自然犯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那些十分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已自行定义为犯罪,或至少被所有理性的人类视为一种罪行,如果不这么看,就不是人类。这种观点可能与大多数人对于严重犯罪的直觉感受、想法和说法最为接近。摩西(Moses)带着十戒下山,康德(Kant)则用自然犯罪作为他的法律思维的基础。

但是以上述观点为主的系统也会对犯罪化的趋势造成一些限制。

基本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拿孩子来做比方,用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来做比较。大多数孩子在某些时候的行为,如果依据法律的定义可能会被称为罪行。有时候我们钱包里的一些零钱可能不翼而飞;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不诚实,至少没有说出整个真相,比如说,他傍晚的行踪;有时候他会打他的哥哥。但是我们不会对这些行为采用刑法的范畴,我们不会将孩子视为罪犯,也不会将这些行为视为罪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不对。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对呢?

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我们了解内情,孩子急需用钱;他正陷入初恋;他的哥哥对他施以令人难以忍受的讥笑——这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有意义的,不须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为。此外,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我们对于孩子非常了解。在这整体认知的过程中,法律的范畴显得实在太狭窄。孩子虽然拿了钱,但我们记得他总是大方地分享他的零用钱、糖果或是爱心;他虽然打了他的哥哥,但他更是经常安慰他的哥哥;他虽然说了谎,但基本上是一个令人信赖的人。

他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如此看待对街刚搬来的孩子。

行为不是自身存在的,而是形成的。罪行也是如此,它并非是自身存在的,而是被造成的。首先有的是行为,然后是我们赋予这些行为为意义的这段漫长的过程。这其中,社会距离特别重要,这个距离可加强将某些行为定义为犯罪的倾向,进而将做这些行为的人简化成罪犯。在其他的环境里——家庭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社会条件就形成抵抗将行为视为罪行或把人看成罪犯的一种力量。

2.4 源源不绝的犯罪供给

在一个不轻易将行为视为犯罪,并以上帝的眼睛、邻居的参与以及环境的约束来预防犯罪行为发生的社会中,法律可能被视为在上述方式都无用的时候才采用的办法。法律在此变成所有越过第一控制防线并被当局发现的少数行为的接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任何案件选择的讨论空间和必要。法官必须处理所有的案件,也就是作出回应(Re-act)。^[1]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体系已经变成一个轻易就将轻微的违法行为看成犯罪行为,并将做这些行为的人视为罪犯的体系。在此同时,我们以前用来防卫人们犯下不被接受的行为的方法已不存在,新的科技化控制形式也已经形成。上帝和邻居已经被具有如机械般效率的现代监控方式所取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犯罪为大

[1] 法官惩罚罪犯时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这些责任归于犯下所谓的“自然犯罪”的罪犯。这种回应式的框架——与积极式的框架相反——对于管理这个体系运作的人们提供相当大的保护。罪犯所受到的惩罚被视为犯下罪行的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即罪犯犯下罪行,当局被迫作出反应。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由违法者启动的,当局只是在恢复平衡。

众现象的具体环境中。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一些行为可能被轻易视为自然犯罪,继而引起愤怒和焦虑。在上述情况下,这些愤怒和焦虑即会成为对抗各种易受谴责的行为的驱动力。这个新的情况,与那些无限供给的可以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一起,为我们向各种不期望其发生的行为宣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自古以来的那种将自然犯罪视为唯一的犯罪的传统与现代将什么都可以视作犯罪行为的情况相结合,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犯罪控制市场正等待着它的企业家。